

英格兰精神^与 基督教文化

透视中华文明

England Spirit and the Christian Cultur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马 深◎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英格兰精神^① 基督教文化

透视中华文明

England Spirit and the Christian Cultur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马 深◎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教授经过对英格兰社会的多年研究之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16世纪以前甚至13世纪，英格兰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与韦伯所认为的“农民社会”，二人所谓英国的“资本主义”脱胎于16世纪以前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社会”也是一个历史的误区。英格兰精神起源于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信徒社会”。作者经过考证后认为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文化存在诸多误区，并因此予以廓清。通过对中英两国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提出了寻找神州与失落的信仰的命题。

责任编辑：张筱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格兰精神与基督教文化：透视中华文明/马深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30-1768-8

I. ①英… II. ①马… III. ①基督教史—英国—中世纪 ②封建社会—文化史—对比研究—中国、英国 IV. ①B979.561 ②K230.3 ③K56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8834号

英格兰精神与基督教文化 透视中华文明

YINGGELAN JINGSHEN YU JIDUJIAO WENHUA

TOUSHI ZHONGHUA WENMING

马 深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80

印 刷：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3年2月第1版

字 数：318千字

ISBN 978-7-5130-1768-8/B·073(4610)

邮 编：100088

邮 箱：3651369@qq.com

传 真：010-82000893

责编邮箱：baina319@163.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21

印 次：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本书源自拙著《利益与信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重述》^①（以下简称：《利益与信仰》）一书中的内容。该书原计划写成一部比较学著作，以中国与英格兰为研究样本，考察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中英两国民族精神的影响。初稿完成后，发现后者所占篇幅较大，已经可以另外成书，为紧扣主题之故，英格兰精神与基督教文化从该书中抽出，另行出版。读者现在看到的是抽出内容重新整理修改后的书稿。

在《利益与信仰》一书的序言中，笔者指出：人类在充满复杂性的世界化时代面临空前挑战和空前机遇；迎接挑战，把握机遇，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必须直面的现实。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奇迹令世界震撼，但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形成的贫富差距悬殊、道德沦丧和政治腐败亦困扰和阻碍着中国社会系统的安全与发展。有识之士殚精竭虑，希望为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但结果却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②为什么开不出“药方”呢？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

① 马深. 利益与信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重述.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② 鲁迅. 鲁迅全集（第1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

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

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从主体上看，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表率群体，它的未来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解决了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会迎刃而解。知识分子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一言以蔽之，作为中国社会表率群体的知识分子丧失对宇宙之道的终极信仰和追求，以及信仰缺失造成人生迷茫和对未来中华民族文明进化之路探索与实现的踌躇不前，从而无法为国家提供强大的文化驱动机制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简言之，知识分子的人生迷茫和对促进社会系统进化的无所作为是制约中国社会系统安全与发展的两大难题。破解这个难题，只有在不同的语境下分别考察和比较中西方文化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演化路径，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本书即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初步尝试。

本书开篇即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为什么位于欧洲英伦半岛的英国要向万里之外的中国发动战争？巍然屹立千年之久，曾经睥睨世界并视英国为西夷，却在鸦片战争中屡遭败绩的中华帝国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中华民族是在何种文明形态的入侵下惨遭厄运呢？

经过论证，笔者认为：在中英鸦片战争时期，中华帝国的对手是千年基督教文化孕育出来的融合商品经济、利他文化、民主政治为一体的“英吉利信徒国家”，这个“信徒国家”依靠基督教神学衍生的科学技术创造出的坚船利炮，发动了一场旨在福音化中国的战争；中华民族和儒家文化在基督教文明的入侵之下惨遭厄运。

在中国历史上，位居文化正统、延续千年之久的儒家文明在近代渐成颓势，在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交手中屡遭败绩。儒家文明在近代史上衰落的原因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22。

是复杂的，然而，在复杂的原因背后，中国知识分子^①和儒家文化自身的缺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知识分子生活在世俗社会中，他们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专制权力是个体实现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政治利益最大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儒家思想始终摆脱不了为知识分子尤其皇权知识分子“争权夺利”提供意识形态工具的窠臼。儒家心目中的“上帝”——天道，只具有“降灾”、“示瑞”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却成为儒家恐吓皇帝，为自己争夺话语权的道德工具。儒家知识分子根本不懂解脱生死的法门，“不知生，焉知死”；^②对“上帝”敬而不畏，“敬鬼神而远之”；^③信仰的缺失，使儒家知识分子不会因惧怕死亡、企求摆脱死亡而产生永远利他的道德自律；也不会为了歌颂、荣耀上帝以及效法基督普度众生的大慈大悲而放弃自私自利的荣华富贵，更不会为了草根百姓的利益而以俭朴、平等、自由、宽容、谦卑的精神救助大众脱离苦海牺牲自己的一切。反观比德笔下的传教士知识分子^④，他们相信上帝具有让人类超越生死的大德大能；也相信每个人只要抛弃世俗贪欲而无私的利益众生，就会与宇宙永恒之道——上帝融为一体，更相信世俗一切利益的总和都无法与摆脱死亡这个“超利益”的无限价值相提并论。

如果把比德描述的传教士知识分子与儒家知识分子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本质差异，儒士视世俗利益为天经地义，传教士敬上帝无私博爱为宇宙正统；儒士争权夺利，传教士绝欲弃利；儒士荣华富贵，传教士甘守清贫；儒士奉权力为圭臬，传教士视自由为天命；儒士以睥睨众生为快感，传教士以解众生疾苦为己任；儒士以血缘划分三六九等，传教士以律法主张众生平等。因此，儒家所要缔造的是一个“地上俗国”；传教士所要缔造的是一个“地上

① 笔者把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分为3类：控权知识分子（包括皇权知识分子和官僚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详细论述参见第七章。

② 论语·先进。

③ 论语·述而。

④ [英]比德著，陈维振、周清民译。英吉利教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神国。”

信仰缺失使作为中国社会表率群体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控权知识分子，本应承担起教化民众追求无限精神价值的道德责任，却深陷自身争权夺利的世俗巢窠，并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借助权力压制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和多元的利益诉求，甚至践踏道德与法律，放任利己主义对社会的侵蚀，中国社会在专制极权的束缚下不能进化出高级的文明形态，在与西方文明的博弈中要么被动地乃至屈辱地顺从，要么形单影只、踽踽独行。一言以蔽之，以儒士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信仰缺失并热衷于争权夺利，从而无法为国家提供强大的文化驱动机制是儒家文化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入侵之时迭遭失败的总根源。

作为推动文明进化主要力量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丧失信仰，陷入争权夺利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淖是中华民族持续进化所面临的巨大障碍。因此，寻找中华文明之慧根并重树当今炎黄子孙之信仰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基础，更是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在回归以黄老哲学为代表的强大的东方智慧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认同、应用、改造市场经济、平等文化、民主政治等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中体西用”的创新与重构，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系统安全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个“中国模式”最核心的内容是：每一个自然人都应当以上善若水的品格和高超的技能持续生产出满足社会系统需要的高端产品；而社会系统也应当最大限度地使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实现多元利益诉求，并获得最充分而持续的安全与发展，使社会主体在追求广义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自然、人、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它将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整体进化提供的超越西方文明的一个全景式的文明演化范式。

笔者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脱胎于《利益与信仰》一书，为了保持论证的逻辑性和书稿的完整性，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除了在标题和结构上有所调整外，基本复制了《利益与信仰》一书的主要内容，本序言最后的感谢部分也基本保持不变。

衷心感谢挚友常远教授，他是我的人生导师，他的大德大能一直是我人生

学习的典范。本书附录中收入了霍宪丹、常远、杨建广三位教授合作撰写的关于世界化时代之安全问题与安全系统工程的一篇文章，其中的真知灼见和精彩论述足以补正文之缺憾。

感谢孙舸女士，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位以“特异功能者”的身份特招进入中国地质大学从事人体特异功能探矿的研究，她的人体潜能是本书论述“神通”时的实证基础之一。

衷心感谢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他的惊人发现和创造性的工作是本书立论的基础。

真诚感谢我的老师方克勤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段秋关教授（西北大学）对本书的关心与指导；特别感谢周一波先生（陕西省政协）、俞成辉先生（甘南州委）、杨建广教授（中山大学）、于建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希平律师（北京实现者律师事务所）、华伟先生（最高人民法院）、安虎生先生（中国佛教协会）、任法融道长（中国道教协会）、张晋红教授（广东商学院）、郑本法研究员（甘肃社会科学院）、赵利生教授（兰州大学）、闫利娟教授（兰州大学）、王健教授（西北政法大学）等诸位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妻子周凤婷女士，她对我生活的照顾和事业的帮助使我受益终生。感谢责任编辑张筱茶女士，她谦逊、敬业的品格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与此同时，我热切地企盼读者诸君对本书的缺点错误批评指正。

最后，我想借用天才诗人、我的好友、英年早逝的诗人海子的诗歌表达我对人类最美好的祝愿：

天空在海水上，
奉献出它真理的面容。
这是曙光和黎明，
这是新的一日，
阳光从天而降穿透了海水。太阳！
在我的诗中，暂时停住你的脚步；

让我用回忆和歌声撒上你金光闪闪的车轮，
让我用生命铺在你的脚下，为一切阳光开路。
献给你，我的这首用尽了天空和海水的长诗！^①

2012年12月18日于崆峒山下

① 海子著，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7，801.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英格兰精神 /1

- 一、麦克法兰的“惊人”发现 /1
- 二、英格兰的自然环境 /8
- 三、英格兰人的物质生活 /8
- 四、英格兰人的精神生活 /9
- 五、英格兰人的政治生活 /9
- 六、英格兰人的家庭教育 /14

第二章 英格兰精神的起源 /15

- 一、基督教的传播 /16
 - (一) 传教士的物质生活 /17
 - (二) 传教士的精神生活 /18
 - (三) 传教士的政治生活 /19
 - (四) 传教士的人生价值观 /21
- 二、基督教的魅力 /23

第三章 英格兰精神与基督教文化 /28

- 一、麦克法兰的考证 /29
- 二、比德其人其书 /33
- 三、基督教的传播效果 /34

四、英格兰精神与基督教文化基因 /35

第四章 基督教会的异化与宗教改革 /60

一、基督教会的异化 /60

二、《圣经》的末世预言 /67

三、宗教改革：新教的诞生 /70

（一）路德新教 /73

（二）加尔文教 /76

四、英格兰宗教改革 /78

（一）约翰·威克利夫的“异端”思想 /78

（二）亨利八世与宗教改革 /78

（三）“清教革命”与“光荣革命” /80

（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82

第五章 清教主义与科学技术 /84

一、英格兰皇家学会 /85

二、清教价值观与科技革命 /87

（一）善行与理性 /89

（二）荣耀上帝 /93

（三）清教与科学的共性 /94

第六章 基督教文化的误读与廓清 /97

一、“经济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 /98

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基督教“共产主义” /105

三、“神迹型”共产主义与“技术型”共产主义 /115

四、“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 /121

五、“私有制”与“公有制” /122

六、“阶级斗争”与“爱你的仇敌” /127

第七章 透视中华文明（上）

——儒家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136

一、中英鸦片战争探源 /136

二、治国乏良方 /146

三、儒家文化的反思 /149

（一）“知识分子”的语义和类型 /149

（二）广义利益中的权力博弈 /158

（三）儒家知识分子与传教士知识分子的比较 /161

四、儒家文化的批判 /162

（一）汉儒董仲舒的治国方略 /163

（二）儒家文化的缺陷 /176

（三）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根本差异 /203

第八章 透视中华文明（下）

——寻找“神州”与失落的信仰 /204

一、中国民族文化的缺位 /204

二、寻找“神州”与失落的信仰 /212

（一）“神治社会”与信仰之“道” /212

（二）祸福“变易”，“异化”弄人 /219

三、“中体西用”的重构 /241

四、信仰的力量 /249

五、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256

六、知识分子的永恒使命 /258

附 录 全球化时代之安全问题与安全系统工程

——兼论科学的安全与发展观 /260

参考文献 /317

第一章 英格兰精神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为什么位于欧洲英伦半岛的英国要向万里之外的中国发动战争？巍然屹立千年之久，曾经睥睨世界并视英国为西夷，却在鸦片战争中屡遭败绩的中华帝国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中华民族是在何种文明形态的入侵下惨遭厄运呢？

一、麦克法兰的“惊人”发现

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教授，经过对英格兰社会的多年研究之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两位对人类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世界级大师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在以英格兰社会为研究样本时都给出了一个共同结论：马克思认为，从诺曼底征服至15世纪最后30余年之间，英格兰是一个“农民社会”——“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起“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当领主与农民之间的森严关系逐渐淡化时，接踵而至的是一种半农民、半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阶段。它是一个过渡时期，其间涌现出货币、雇佣劳动力、日渐发达的市场、个人所有权，这一过渡时期最终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中臻于顶峰。所以说，非封建的农民社会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以后欧洲的所有社会都将从纯粹的封建时代，经过这一过渡阶段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对于马克思描述的16世纪欧洲部分地区发生的两大体系之间的转型，韦伯赞同其概要。他也非常宽泛地认可一件事情：一个不妨称之为“农民的”或“封建的”体系，后来让位于一个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体系。韦伯认为，在16世纪，随着英格兰成为从“农民”转化为“资本主义”

的第一个国家，它变得完全异样了。换言之，马克思与韦伯都认为：16 世纪以前的英格兰是一个“农民社会”，从这个“农民社会”中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然而，麦克法兰经过深入细致的科学考证后认为：在 16 世纪至 13 世纪，英格兰就不是一个“农民社会”，所谓英国的“资本主义”脱胎于 16 世纪以前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误区。^① 他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该书的第 7 部分“透视英格兰”一节中，他引用的观点令人瞩目，从中我们也可以发掘出英格兰精神的基本内涵。^②

麦克法兰首先举出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观点，他指出：托克维尔在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比许多作家更深刻地思考了 18 世纪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与法国的差异。不容怀疑，按人均财产，英格兰当时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私有财产权法也最为发达。因此托克维尔设问：“还有哪一个欧洲国家，其国民财富更巨大，私有财产权更广阔、更安全、更多样化，社会更安定和更富裕？”他断定，英格兰的农业是“世界上最丰饶和最完美的。”……他自信他不仅识别了将英格兰与欧洲其余地区分离开来的那些因素，即“它的法律、它的精神和它的历史等方面的独特之处”。而且能够解释这种根本差异产生的时间和原因。他认为差异的根源在于，这个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没有社会屏障，惟有自由流动性：

封建体系不论在欧洲大陆何处确立，无不以社会等级制为结局；唯独在英格兰，它回归为贵族制。我一向感到惊讶：这一事实令英格兰卓异于一切现代国家，只此一桩便足以解释它的法律、它的精神和它的历史等方面的独特之处，然而这一事实竟然迄今尚未吸引哲学家和政治家的更多注意，而且英格兰人自己竟然好像也习焉不察。……致使当日英格兰在实际上如此不同于欧洲其余地区的原因，远非它的议会、它的自由、它的公开性、它的陪审团，而是一个更加独特和更加有力的表征。英格兰是唯一一个并非仅仅改变了社会等级

① [英] 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秣译：《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60、64。

② 以下引文如没有特别说明，均引自 [英] 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秣译：《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16-268。

制、而是将其彻底摧毁了的国家。在英格兰，贵族和中产阶级一齐遵守同样的生意经。加入同样的职业，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相互通婚。

至于这种重大差异的渊源何在，托克维尔却不那么肯定。他承认：“这独一无二的革命迷失在历史的暗影之中。”但在考据英语词汇“士绅”的语源时，他可以将它追踪到“好几个世纪”以前。

麦克法兰接下来又举出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观点，他说：另一位法国作家孟德斯鸠的撰著年代，比托克维尔要早一个世纪，孟德斯鸠于1729年造访英格兰，并投身研究英格兰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他发现英格兰的制度十分异样，所以他写道：“我已抵达一个国度，它与欧洲其余地方几无共同之处。”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因为法律与政治的缘故，英格兰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状况全都与别处的不同。英格兰人非常富有，享受着一种“殷实的奢华”；由于并无充满限制的法律和“有害的成见”加以束缚，英格兰成了一个贸易国家。孟德斯鸠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托克维尔的见解，他指出，在法国，“允许贵族从商，便有悖于君主政体的精神。英格兰容让贵族从商的习惯，则成为极其有力地削弱了君主政体的因素之一。”不过，孟德斯鸠最关注的还是英格兰人的自由、独立和个人主义。他们是一国“自由的人民”。同其他国民相比照，他写道：“这一国民酷爱自由”，而且“人人皆独立”，此外，“论及宗教，这个国家的每一臣民无不具有自由意志，故而必然……受自己的心灵之光指引。……且教派林立……”。孟德斯鸠冥思为什么会如此，他注意到，一般说来，自由精神和个人主义在欧洲北方比在南方更为强势：“北方人具有、并将永远具有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尤其是“岛屿居民，比内陆居民更加爱好自由”。……总之他深信，不论根源何在，英格兰的法律体系和习惯格外有利于个人的自由。……孟德斯鸠提出，这样的个人主义不仅是英格兰所特有的，而且与英格兰的经济体系及宗教体系有一定的关系。他分析道，北欧的个人颇具独立性，不喜欢拥有一个看得见的首脑，所以新教适合于北欧；与此同时，天主教却在南方得其所哉。

……关于英格兰和“欧陆其余地区”的差异，孟德斯鸠的描述大体上与托克维尔一致。但是他对英格兰体系的起源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托克维尔撰著于19世纪中叶，他把英格兰体系的根源迷失在中世纪晚期的“暗影”之中；

相反，孟德斯鸠似乎明白，起源要比中世纪早得多。

麦克法兰提到了16世纪外国人访问英格兰之后所作的描述。1592年，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记叙了他的英格兰“海浴之行。”这位作者注意到伦敦的巨大财富，谓之为“强大的商业城市”，并提到人们的衣着如何华丽：“他们著锦衣华服出门，……阔绰如此。我竟得知，穿天鹅绒上街而不费踌躇者大有人在。”作者还观察到这个国家富庶的农业和丰饶的农作物，他描绘了一幅以日耳曼人的眼光看来十分离奇的农村画幅：“农民居小棚屋。大捆产品栈放于门外，高可没其屋。”他也强调了英格兰人的傲慢和桀骜不驯：“居民……极尽骄矜之能事。……他们不甚待见外国人，一味施以“冷嘲热讽”。

麦克法兰谈到伊丽莎白时代低地国家商人和医生对英格兰的观感。伊曼纽尔·范梅特伦是一位安特卫普商人，在整个伊丽莎白时代寓居伦敦，遍游英格兰和爱尔兰，因此他特别有资格描述英格兰社会。他注意到衣食两方面都体现了很高的生活水平；英格兰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肉颇多。……英格兰人之衣衫，优雅、轻巧且昂贵，然而变化多端，喜奇装异服，时尚一年一变，男女皆然。若骑马或旅行于户外，则著其最华贵服饰，此种行事恰与其他国民相反。”……他还观察到，英格兰人的生性是独立的和个人主义的，并且他们十分蔑视外国人：“英格兰人战时骁勇、无畏、狂热且残忍；他们热衷进攻，视死如归。他们不喜报复。然无常性、鲁莽、虚荣、轻率、善欺骗，又极其多疑，尤其猜忌并蔑视异邦。……”

1560年，一位名叫莱维纽斯·莱姆纽斯的荷兰内科医生造访了英格兰，……他描述他如何旅行到“那繁荣岛国”，或多或少是想去见识那“富庶之邦”的时尚。他看到的是“言谈极其多礼，待人极其亲切”，“居室之内，处处整洁而精雅、家具则亮丽而悦目”，加之“卫生而精美的肉食”，一切都使他动容的景象……他眼中的英格兰随处可见“熙熙攘攘的大城市，富饶多产的土壤，淙淙泉流及浩然江河，结队成群的牛羊，神奇莫名的织布与制衣技术，……更有商贾如云，娴熟交易货品于其间”的繁荣场景。最后，他提到英格兰人十分倔强，尤其在受到激怒的时候：“不易平息其怨怒，亦不易驯服其骄矜天性，惟谦恭待之，屈从其念欲而已。”换句话说，只有对他们表示同意，一场争论才能结束。……1552年，一位名叫卡尔达诺的意大利内科医生

过访英格兰。他指出，英格兰人“易动怒，怒则其状可怖”。1548年，另一位意大利人在他的描述中也评论说，英格兰人非常傲慢，自以为他们的祖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与别国不可同日而语。

列举了外国人、低地国家的商人和医生对英格兰的描述之后，麦克法兰注意到一些担任公职的人对英格兰的描述。他写道：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于1565年写出了《英格兰共和国》的初稿。他注意到，英格兰的重大区别之一，是人们很容易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顶层，……史密斯写道：

至于士绅者流，在英格兰做士绅甚是便当。举凡研究王国法律者、举凡在大学研修者、举凡人文学科之从业者——简言之，举凡闲散度日，不事体力劳动，可以承担士绅之尊荣、费用及仪容者，俱可获称“先生”，——此乃世人给予老爷及各类士绅之名号也。世人亦以士绅待之。

对于这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史密斯接下来也进行了一番极为有趣的描述。这些约曼辛勤劳作。让自己的子女在阶梯上登高了一步，并将自己那日益增多的财富化成了社会美誉。史密斯的文章也指出了积累财富的动力、财富的广泛分配和非常容易的社会流动。史密斯是在有意识地将16世纪英格兰的这种局面与他在法国的经历作比较。他写道，约曼阶层——

未敢自认士绅，然景仰一切士绅或世人目为士绅者。然而他们亦颇卓尔，较之劳工技工者流更获世人敬仰；他们多能优裕度日，居住有良宅，且一心向业，勤勉劳作，以获取财富。此等人（广而言之）乃士绅属下之农人，然而全不似士绅一般慵懒度日。他们放牧牛羊，频繁出入市场，蓄养佣工，既能敷己之生计，亦能供主人部分所需。他们凭借澹淡经营，遂而致富，以其经济力，乃可从那班不知节俭之士绅处承购土地，确亦时时购之；他们养子有方，令其子求学于大学，或进入王国之法律界，如若不然，便遗留足够土地，令其子无需劳作而能为生，总而言之，终令其子跻身于士绅阶层。

史密斯强调道：“联邦也者，亦可称为协会，或曰众多自由人之共同行为，他们经由共同协商及立约，为自我保存而聚集、而联合……”我们看到，作者强调的是自由和平等。

接着，麦克法兰又介绍了亨利六世国王的大法官约翰·福蒂斯丘爵士撰写